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1006

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发展的三形态

李仁卿, 彭意腾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 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发展可描述为三形态: 原始自发型主体、阶级自为型主体和社会自觉型主体。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原始自发型主体; 阶级自为型主体; 社会自觉型主体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1-0044-06

On the Three Forms of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 Renqing, PENG Yiteng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undertaker, initiator and implement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constant changes in the mod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in human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u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forms: primitive spontaneous subject, class self-oriented subject and socially conscious subject.

Keywords: the su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imitive spontaneous subject; class self-oriented subject; socially conscious subject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学界有单主体说、双主体说、多主体说、相对主体说等等。实际上,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体和客体范畴的本意, 如果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表达, 就是在对象性活动中, 主动者为主体, 被动者为客体。思想政治教育是服务于一定政治思想的传播与接受、引导人们形成相应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对象性活动。

在这一对象性活动中, 其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始终是主动的一方, 这一点是肯定的。因而, 有学者指出: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 主体的涵义, 主要不是讲数量, 而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按此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1] 本文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

收稿日期: 2024-10-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XSP2023FXC058)

作者简介: 李仁卿, 男, 湖南安仁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 它与一定的教育对象相对应, 是对一定的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一部生产发展的历史, 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形态更替。循史而察,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 也是随着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而生成发展起来的。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 我们不妨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发展描述为三形态: 原始自发型主体、阶级自为型主体和社会自觉型主体。

一、原始自发型主体

所谓原始自发型主体, 就是指原始社会时期, 原始人作为教育主体的形态。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585} 所以, 尽管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但是, 对其历史的考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 亦即思想政治教育发端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教育活动之中。相应的, 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历史考察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原始社会正是人猿刚刚揖别的时期, 人与自然还处一种胶质状态, 尚未进入政治社会。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与其说是“思想政治教育”, 还不如说是一种“自然意志”的表现; 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与其说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还不如说是出于某种情感或带有某种本能冲动而表现出一定自发性活动的主体。但是, 此间存在的各式各样原始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诸如礼仪规范、交往规则、秩序意识、习俗禁忌等, 包含着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这些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演绎着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生成发展。因而, 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称之为原始自发型主体。

首先, 原始自发型主体是“原型道德”教育主体。所谓原型道德, 用德国道德教育家克劳斯·德纳的话说, 就是道德的雏形或基本形式^{[3]61}。道德

虽然是人所特有的, 但绝对不是在人成为人的那一天突然获得的, 它有生物遗传基础, 即在人成为人的漫长进化中所遵循的群体逻辑。这种群体逻辑表现为: “共同生活的动物本能地‘知道’: 共同行动才会强大, 说得确切一些, 只有通过共同的行动才能生存。”^{[3]48} 而在这里恰恰有着道德的根源, 因为有意识地遵守群体逻辑, 维护群体的义务和不损害群体成员, 是人类道德的基本部分。人类的道德正是在进化中从作为动物时的“群体逻辑”中演化而来。原始人基于动物时的群体逻辑, 在与自然交换和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 伴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 形成了原始意识和社会交往, 萌生了人所特有的“德性”。从竞争、合作、交流中“进化”而来的“可靠、诚实、公正等都对群体生存和取得成就不可或缺”^{[3]14}, 这就是道德。我们常说, 道德是后天习得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 人类基于“群体逻辑”形成的“原型道德”, 不可能在每代个体身上自然显现出来, 它是靠后天的教育得来的, 而这种教育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 就是“原型道德”教育主体。尽管这种教育主体的出场非常原始, 但其自发的活动已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职能, “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4], 传递和训化人的德行习惯, 维护人际平衡与聚集, 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 原始自发型主体的主体身份是不固定的。如前所述, 在原始社会时期, 由于生产力极度低下, 人们只有选择群居集处, 才能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求得生存。为了自然共同体的存续, 人们在群体生活中, 除了授受生存的技艺、技能外, 还会将在长期协作中形成的群体意识、行为规范等代代相传, 以协调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因而, 在原始社会, 道德教育已然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构成性因素。但即便如此, 这些原始的教育活动仍然不是组织性很强的自觉行为, 而是生产生活中的自发行为。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满足群体生存的需要而混杂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当中。在一个族群里, 氏族长老凭借其生产经验和生活阅历丰富, 成为生产技术的传授者和社会精神文化的传播者。其教育活动也主要是靠耳口相传, 言传身教。所以, 原始发在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常常是“神师混一”“师(巫师)师(教师)互

通”的职业未分化状态,其主体身份是不固定的,所有年长者都会本能地承担教育下一代的任务,传授下一代有关交往、礼仪、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充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角色。

再次,原始自发型主体尚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始人的社会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5]。在这种自然共同体内部,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私有观念,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没有分离,特别是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不存在主体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教育主要用于传授技艺和磨炼性格。正如美国学者维尔·杜伦所言,对原始人来说,“对人的智力活动的要求远不如人的勇气和性格。原始社会的男人看中性格,就像现代教育看中智力一样;他关心的不是成为学者,而是如何成为男人”“因此,要考验的是他的勇气而不是他的知识”^[6]。所以,原始自发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没有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主张,他们十分淳朴,依循群体逻辑,一代一代地传播着纯朴的习俗和生存技能,维系着共同体的存续,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原始社会“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7]95}。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人类的思想道德也从原始的“纯朴道德高峰”跌落下来,“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7]97}。原先单一的、以风俗习惯形式存在的原始道德随之破坏了,阶级的思想道德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为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亦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原始自发型主体逐步演变为阶级自为型主体。

二、阶级自为型主体

所谓阶级自为型主体,是指自人类社会进入阶

级社会之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就主要表现为一定阶级的主体。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就是一定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性是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一个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会表现出阶级主体的自为性。唯其如此,我们不妨把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称之为阶级自为型主体。

首先,阶级自为型主体有其特定的阶级归属性。马克思说:“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8]632}可见,阶级的存在是同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定阶级所具有的政治特征、思想特征,由该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在阶级社会中,人们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处于特定的阶级关系之中。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不承认他们的阶级归属,在被剥削阶级面前,更不敢承认自己的阶级归属,都把自己描绘成“超阶级”的样子。其实在这种“超阶级”说辞的背后,隐藏着剥削阶级的诸多现实利益。阶级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变化,就是原始社会时期的那种自发的“自然意志”式思想道德教育,逐渐演变成自为的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有其确定的阶级归属性,总是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他们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一方面“将本阶级的理念、主张和政策推及民众,以争取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和认同,给自己的政治行为‘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9]3};另一方面“借助教育渠道推进本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或者说构建、增进相应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活动”^{[9]3},表现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特有的专业性、职业性和阶级归属性。

其次,阶级自为型主体传递的教育内容有明确的阶级指向性。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各个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因而他们在心理、思想、感情和观念上也各不相同甚至对立。同一阶级的人们由于长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从事生产生活,因而产生了区别于其他阶级的特殊的生活方式,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利益和要求等,就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

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8]434} 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 “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 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10] 在阶级社会里, 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 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178-179}, 构建、巩固自己在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并借助教育渠道来推进自己在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再生产, 增进相应意识形态主导性活动。所以, 在有阶级和阶级冲突存在的社会,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无论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 都有明确的阶级指向性, 即它要么是其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呈现和反映, 要么带有其阶级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

再次, 阶级自为型主体存在的合法性受制于统治阶级的规定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在任何阶级社会里, 有多少个阶级存在就会有多个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思想政治意识, 也就会有多少种从事这种思想政治意识活动的主体, 但是, 诚如马克思所言: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2]98}。在任何阶级社会里, 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 其思想意识也必然在社会思想意识中处于支配地位, 由此也决定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该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支配和主导地位。与此相应, 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规范、制约着其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与发展, 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 必然要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所以, 在任何阶级社会里, 统治阶级都会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存在的合法性作出严格规定, 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身份和责任, 规范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活动, 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觉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影响和控制被统治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在阶级社会里, 合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合法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阶级社会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发展, 都是对阶级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一次冲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最终会因为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退出历史舞台, 让位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相应的, 反映阶级对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将让位于解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阶级自为型主体亦发展为社会自觉型主体。

三、社会自觉型主体

所谓社会自觉型主体, 就是指人类社会在进入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后,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失去了社会基础, 人民的根本利益日益趋于一致,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为解决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 日益显示出“大德育”的特性, 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列中来, 自觉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多样化发展, 呈现出鲜明的社会自觉性。唯其如此, 我们不妨把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称为社会自觉型主体。

首先, 社会自觉型主体延续着阶级自为型主体特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历史分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三个时期^[11]。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 明确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12], 并在其著作中把社会主义按照成熟程度的不同, 区分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13]60}“发达的社会主义”^{[13]129}。毛泽东也曾提出: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 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4] 邓小平则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5]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由于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制度, 所以,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自觉型主体还会延续着无产阶级的阶级自为型主体特征。只有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条件下, “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

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16]，思想政治教育也才会成为全社会的“真正群众性运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自觉型主体。就我国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日益反映着人们丰富的社会生活、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也日益显示出社会自觉型的特征。但由于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然延续着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型主体特征。

其次，社会自觉型主体体现着人民主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认为，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也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工作。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自觉型主体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主体性。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既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也能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亦即他们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列宁曾经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存在的意义，号召共产党人应该发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17]^[163]，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17]^[163]。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提出，要“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的观点，实行“民教民”的方法^[18]。1950年，毛泽东在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刊物《人民教育》题词时，首次将新中国的教育概括为“人民教育”，并强调“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人民教育”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教育要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掌握，使人民真正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题中应有之义。人民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具

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人民的参与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实施的前提，人民的智慧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开拓创新的关键，人民的经验是思想政治教育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重要遵循。所以，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主体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史中一以贯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20]。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有效的配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才能真正显示出社会自觉型秉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效力。

再次，社会型自觉型主体彰显着“大思政”全员育人的特征。1957年初，毛泽东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更应该管。”^[21]毛泽东实际上是提出了“大思政”全员育人的教育理念，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是社会自觉型主体。自此，这一理念一以贯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并发展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多次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22]^[95]，要求全社会“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22]^[105-106]，把“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22]^[255]。江泽民多次强调“对教育事业，全社会都要来关心和支持”^[23]^[590]，“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项工作不仅教育部门要做，宣传思想部门、政法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都要做，全党全社会都要来做”^[23]^[590]。胡锦涛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24]，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员育人”的“大思政”理念，

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25]要求在政府引导下探索构建“全员育人”机制,发挥学校、家庭、社会各自优势,凝聚起“立德树人”的强大合力等。这些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要求,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多样性发展规律的把握。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德育”的范畴,必将越来越服务于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以政治为核心的思想问题,展示其“立德树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功能。社会教育的自觉性也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会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列中来,把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培育社会新人看成自己的责任,自觉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角色。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生成与发展和人类政治社会的出现一样久远。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前,便有各种各样原始形态的思想道德教育,原始自发型思想政治主体演绎着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生成与发展。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随之产生——阶级自为型主体取代原始自发型主体。随着政治社会的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日益显现出社会自觉型发展趋势,反映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生成与发展,既要看到其政治实践活动和教育实践活动在人类政治社会中的普遍存在,也要看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同表现,唯其如此,方能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特征。这也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发展形态的根本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骆郁廷.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2(4): 35.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克劳斯·德纳. 享用道德一对价值的自然渴望[M]. 朱小安,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 [4] 黄济, 王策. 现代教育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433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96.
- [6] 维尔·杜伦. 东方的文明: 上[M]. 李一平, 等, 译. 银川: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88-8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9] 沈壮海. 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84.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5.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88.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3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16.
- [1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52.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01.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8] 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33.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09.
- [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520.
- [2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26
- [2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23]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4] 胡锦涛. 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培育接班人[EB/OL].[2024-03-11].<https://www.chinanews.com/n/2004-05-11/26/435116.shtml>.
- [25]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2024-03-11].<http://edu.people.com.cn/n1/2018/0911/c1053-30286253.html>.

责任编辑: 陈璐